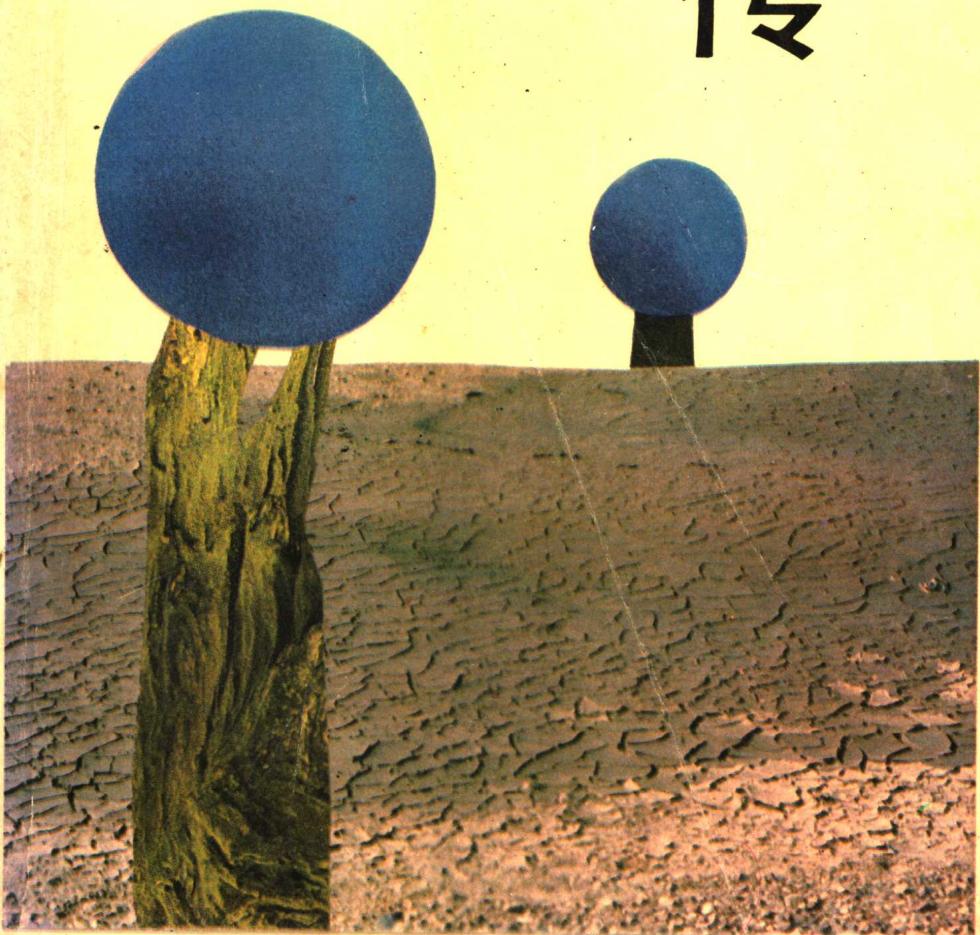


SIXIANGZIZHUAN

思想自传

严家其著



思想自传



中国 ·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上图 / 1987年11月赵紫阳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严家其等人

下图 / 1988年2月4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早餐前会见严家其等十名外国来宾



上图 / 1983年5月12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右2）在首相官邸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右4：严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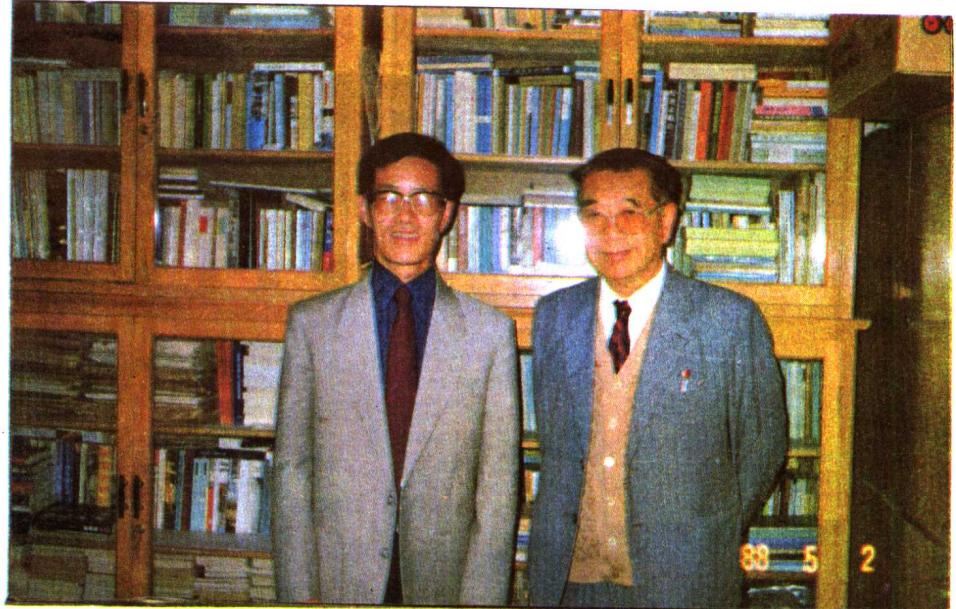
下图 / 1982年8月，巴西副总统夏维士（左2）在里约热内卢孟德斯大学接见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右1：严家其）



上图 / 严家其在巴黎凡尔
赛宫

下图 / 严家其在联邦德国
法兰克福市歌德塑
像前





上图 / 严家其和他研究生时期的导师于光远

下图 / 著名记者、全美作家协会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严家其一家（后排左1高皋，左2严严）

上图 / 严家其会见美

国基督教福音
派领袖葛培理
博士

下图 / 严家其发表过
的文章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
陆上，严家其在“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下成立了
“严家其工作室”，是专门研究
和探讨有关宗教问题的
学术机构。严家其对过去
的宗教认识，请总览过的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博士
在书面函中答复道：“你
所长的文章，我读了两遍。
特别是《神的旨意》一文，
原来是《神的旨意》，
就纯属个人意见而不能算是一
项计划。要建立一个统一的
“历史和未来的基督飞行”，总想干一番事，我告
诉我，“根据国际航空局的电报显示，关于真正的小说
有三个‘法庭’，一个是十七世纪时意大利的布拉
“宗教法庭”，一个是由牛顿创立的十七世纪英
国的“理性法庭”，还有一个是十九世纪以来对世
界影响最大的“司法法庭”。为了配合当有关于我及长孙
的“理性法庭”，我写了一封信给梵蒂冈圣座教宗参加
这次“理性飞行”，询问这三个“法庭”，明王赶紧
起身，你得做些做好必要的准备。”听着总编编辑布
拉的话，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别人，而是世界闻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
利利耶尼。在十一年前，他曾发信，再三宣传，推崇
哥白尼的学说，而且在去年用意大利文在书
中公开表示着对哥白尼的讨好。我们决定邀请参加
这次“理性飞行”。询问这三个“法庭”，明王赶紧
起身，你得做些做好必要的准备。”听着总编编辑布
拉的话，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别人，而是世界闻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
利利耶尼。在十一年前，他曾发信，再三宣传，推崇
哥白尼的学说，而且在去年用意大利文在书
中公开表示着对哥白尼的讨好。您在本书里，居然称赞
哥白尼的才能“理性而纯熟”。居然说地球不是宇宙
的中心，而且还在不停地转动。他这些谬论
纠正了长孙的错误，引导人们推翻了圣经的虚妄！”

严家其接着又说：“希望你把有关火炮和舟船的先例写上古吉拉特，”

“认识地心思想自己的过去，想一想将来未来的会怎样。
从你的信件中看，明白的大道理是模糊的。我们
所要纠正的是教条主义的错误，纠正愚昧的民族主义的
错误。一路上，我们愉快地进行讨论，德罗告诉我不

少关于伏尔泰的情况。六年前，伏尔泰的女友德塞莱

在巴黎因病逝世，伏尔泰在悲痛中，普鲁士国王

腓特烈二世热情地邀请伏尔泰长期在普鲁士逗留。

德罗告诉我，当时普鲁士国王是“知识渊博的老

师”和“心地善良的朋友”，并表示，伏尔泰在普

（一）

一九八三年二月下旬的一个阴沉的下午，R-101
巨型气球停在罗马台伯河右岸，离梵蒂冈宫不远的
一个狭窄的空地上，当我走下飞机，看着古老的罗马
广场和高大的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从梵蒂冈那边传来一首

歌，歌者从容不迫地唱道：“神圣法庭的各位枢
机主从大人，我在这对话，那本书始终没有僭跨过
我自己的法庭。你们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本书
只是要获得它所要说明的萨尔蒂翁和野托瓦斯学院

所并没有掌握一切，而以

它的专制主义却影响着

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在

这次法国人民革命后，

教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但教会的势力仍然存在，

而且在巴黎的监狱里，关了四十三位主教，同谋者利

佛和伏尔泰一起被囚禁了十

年。为了给被判死刑的布雷

鲁斯和伏尔泰作证，我们耗尽了金钱和兵力，一无所获。

你们看，路易十五又在准备新的战争了，普鲁士将对

到了极大的威胁。对这一灾害，国王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孟德斯鸠有几个咖啡馆谈话：“在我门法

国，国王的话既然是法律，法律又有什么法律可

比？对于法官不能解释，当然要由国王来解释

。由于法官不能解释，当然要由国王来解释。很

多，我们在被囚禁了九年之后死亡。我所听到的

果真如此。



宗教·理性·实践

— 访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

严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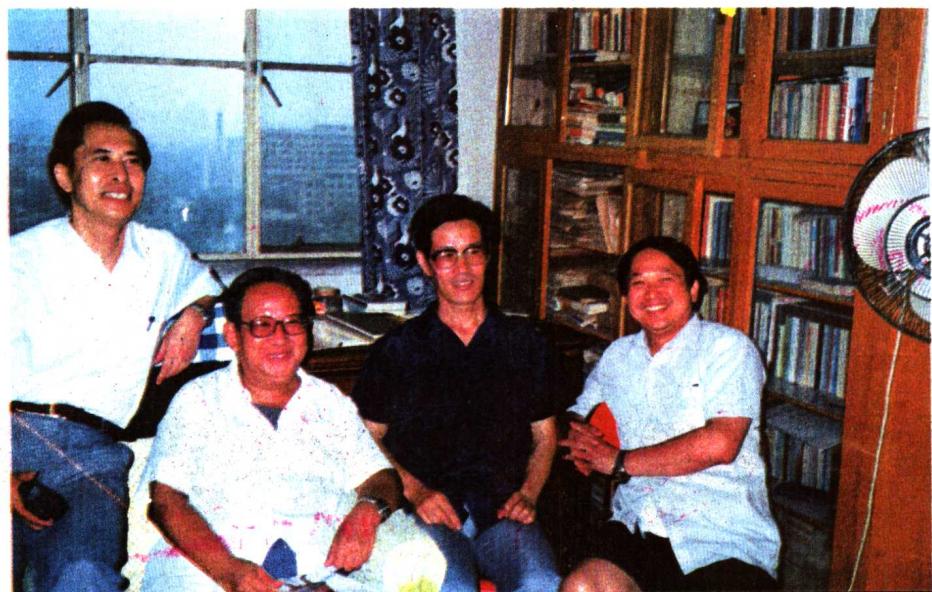
上图 / 严家其会见《红都女皇》作者腊克逊·维特克女士（左1：维特克的丈夫黎安友教授）

下图 / 严家其在香港和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教授（左2）、美国西东大学杨力宁教授（左3）、香港中文大学翁松然教授（左4）合影



上图 / 刘心武和严家其1988年3月在香港马可索俱乐部演讲后同著名作家韩素音合影

下图 / 李洪林和严家其在交谈



上图/ 左起：苏绍智、王若水、张显杨

下图/ 左起：胡思升、于浩成、严家其、李南友

目 录

- 〔 1 〕 序
- 〔 3 〕 科学新进展的起点
- 〔 8 〕 “哲学的黄昏”
- 〔 11 〕 踏入神学王国
- 〔 16 〕 在古代世界中漫游
- 〔 19 〕 《四五运动纪实》
- 〔 22 〕 “三个法庭”
- 〔 29 〕 废止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 〔 35 〕 向“自然辩证法王国”告别
- 〔 38 〕 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
- 〔 53 〕 建立中国的“文官制度”
- 〔 58 〕 共同文化因素论
- 〔 65 〕 《首脑论》
- 〔 76 〕 国家权力四个方向的划分
- 〔 83 〕 在“理论王国”的风暴中
- 〔 88 〕 富强之路
- 〔 95 〕 《社会资本论》

附 录

- [104] 哲学的黄昏 (L. 英费尔德教授访问记)
..... 那丝士兰卡
- [109] 宗教·理性·实践 严家其
- [127] 科学是一个“三无世界” 严家其
- [129] 追求真理和美的愿望优先于一切 严家其
- [131] 我对科学的四个信念 严家其
- [133] 远见·热情·责任心 严家其
- [138] “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 严家其 高皋
- [140] 人生有三个变化着的“社圈” 严家其
- [147] 面对人格化的权力 陈奎德
- [155] 中国不再是龙 (访严家其先生) 戴晴
- [161] 龙在今天的象征意义 (和严家其先生商榷)
..... 周溢潢
- [164] 尊重·信任和爱的哲学 (葛培理牧师会见记)
..... 严家其

序

人类所知道的、理解的、想像的、信仰的各种思想的总体，构成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在某一时期，人们所认识的“物质世界”是有限度的。在古代，“思想世界”中只有一些简陋的茅屋和草房，而在二十世纪的今天，除了存在众多的平房和楼房外，“思想世界”中还林立着无数“大厦”，它们是一座座光彩夺目、蔚为大观的巨型建筑。大厦外型之多样和华丽，内部结构之复杂和离奇，环境布置之精巧和悦目，会使任何一位初次进入大厦的人感到惊奇、振奋。

“思想世界”中有各种不同的“领域”，“科学”是最规范化的领域。除了“科学”外，宗教思想、伦理思想、艺术思想、幻想和想像充斥着整个思想世界。我很赞同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于光远这样一种说法，科学的每门学科就象“国家一样”，有强国、弱国之分，它们之间也有邻国和非邻国的关系。“生物学国”和“人类学国”是邻国，“法学国”和“政治学国”近在咫尺，而“天文学国”和“心理学国”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海洋，时至今日尚未发生过外交上的联系。

然而，“思想世界”和我们所生活的真实的“物质世

界”就是在形式上也有许多不同。“思想世界”中的“国家”很少采用“单一制”，大多数实行了“联邦制”或“邦联制”。例如，“数学”是由“数论”、“线性代数”、“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群论”、“拓朴学”、“泛函分析”、“控制论”、“系统论”等等成员国结合起来的“联邦国家”，而“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理学”等等则构成了政治学“联邦”。当我在这些“国家”中漫游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些“国家”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没有任何“民主”可言。所有“国家”都不是“共和国”而是“王国”，它们的格言是：

尊重科学，必须时时服从真理

实行民主，往往需要服从错误

这本《思想自传》记述了直到今天为止的、我在“思想世界”中的经历，它不过是跨越“思想世界”中某几个领域的一条短短的痕迹。如同在“物质世界”中，人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一样，一个人在“思想世界”中活动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在“物质世界”我曾从亚洲跨过大洋到过北美、南美和西欧；在“思想世界”，我有幸游历了科学、哲学、文学和政治学的王国。

科学新进展的起点

当我从科学王国进入哲学王国时，我当时二十二岁。这是1964年9月，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作为于光远、龚育之的研究生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我发现，在科学王国，到处是明媚的阳光，而在哲学王国，气候多变，有时晴空万里，有时雾霭弥漫。

在科学王国，真理和谬误有着分明的界线，当原有的科学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时，原有的理论就得修正。1959年至1964年，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时，我所学到的对科学的基本观念就是这样。在十九世纪末，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经典物理学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正因为这样，一种新的物理学理论——相对论就产生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由于经典物理学的成就，物理学家深信，物理学的理论不再会有重大发展，剩下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小数点以下的地方”以更高的精确度去测量。物理学家汤姆逊^①在1900年元旦献辞时说，在物理学的太空，一切都已明朗，只剩下两朵“乌云”，“在已经建成的科学大厦中，后辈物理学家只

① 汤姆逊(1856—1940)，英国物理学家，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奠基者。

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这两朵“乌云”，一朵“乌云”是和迈克耳逊—莫雷实验有关，另一朵和“黑体辐射”有关。在经典物理学中，同一物体的运动速度和观察者的运动速度有关。对同一声源发出的声音，在地面上测量和在飞机上测量就不一样。迈克耳逊^①和莫雷^②通过实验发现，同一光源发出的光的速度，不论观察者是否运动，测出的光速都是相同的，或者说，光速与光源运动状态无关。由于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爱因斯坦则不受经典物理学理论的限制，从完全新颖的方向考虑问题。爱因斯坦认为，经典物理学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概念，是想象中的虚构，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而不是直接由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爱因斯坦在承认“光速不变”和光速不受光源速度和观察者影响的前提下，创立了相对论。相对论摒弃了经典物理学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观念，相对论的新的观念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慌。当时，有一位物理学家罗仑兹^③哀叹道：“在今天，人们提出与昨天完全相反的主张；在这样的时期，已经没有真理的标准，也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了。我很悔恨我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五年前就死去”。事实上，对科学来说，相对论的创立说明，旧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这不是科学的危机，而是科学获得新进展的起点。

然而，我在哲学王国见到的现象正好相反。1964年，中国的哲学界正在围绕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能否用‘合二而一’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有人引证中国古代哲学家朱熹^④、方以

① 迈克耳逊（1852—1931），美国物理学家。

② 莫雷（1838—1923），美国化学家。

③ 罗仑兹（1853—1928），荷兰物理学家。

④ 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家。